

被列车挽留的下午



◎ 朱晓静

从杭州返回山东的高铁,在午后两点多驶出站台。车厢里冷气细细地吹着,混着高铁飞驰时那一片沉沉的、均匀的风噪,像远方传来的潮声,贴着耳廓,把午后拉得又长又静。

我靠窗坐着,翻了几页书又合上,看窗外风景一帧一帧地换。水稻正值抽穗,绿得发亮,风过处整片田野俯仰起伏,像大地在轻轻呼吸。偶尔一方荷塘闪过,莲蓬冒了头,几朵迟开的花从密匝匝的叶子里探出来,白白粉粉的,像谁随手丢在绿绸上的碎玉。看得久了,人便有些迷离,觉得这列车像一尾鱼,无声地游过这漫长、温热的夏日。

就在这时,我留意到过道对面的女孩。她约莫二十出头,背着鼓鼓的双肩包,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可她的视线并不在屏幕上,目光虚茫地落在半空。嘴角微微向下抿着,眉心拧出一道竖纹,像有什么在心里打了结。

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了片刻又启动,她忽然起身,快步走到车厢连接处,仰头看电子屏上的运行信息,又低头翻车票,反复两遍,才慢慢走回来坐下,那眉心的竖纹却更深了。

“坐过站了吗?”我试探着问了一句。她一愣,转过脸看我,眼眶竟有些泛红:“我本该在南京下的,打盹没听见

报站,一睁眼过了两站。下一站还早,再倒回去,得折腾4个小时。”

4个小时,在旅人心里,这像凭空多出来的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堵在归途上。她又低头翻手机查返程车次,焦灼的气息几乎要从那一方小小的屏幕上漫出来。

“换个角度想想,”我说,“就当生活替你摁了一下暂停键。”她抬起头,有些茫然地看我。

“你看,”我朝窗外努努嘴,“你本来该在南京下车,拖着箱子出站、换乘,赶下一趟车,一路小跑。现在倒好,这4个小时把你留在了车上,窗外这些景致原本是看不着的。”

她顺着我的目光望出去,列车正穿过一片浅丘陵,坡上树木密密匝匝,阳光从枝叶缝隙里洒下来,在车窗上跳跃着细碎的光斑。远处一条小河,窄窄的、银亮亮的,弯弯曲绕地傍着铁路走了一程,又隐进林子深处。

“往常坐高铁出差,总是急着赶路,要不就是闭眼补觉,”我说,“从来没好好看过窗外长什么样。今天倒是借你的光,踏实看了一路。”她没接话,可眉间那道竖纹浅了些。

列车继续北上,窗外的景致悄然换了模样,苏北的开阔铺展开来。田野宽了,天也低了,大团的云沉沉地垂着,

挤挤挨挨的,像一群胖墩墩的羊趴在蓝绒布上。偶尔路过一间瓦房,白墙红瓦,房前坐着老人摇蒲扇,悠悠地目送这列银白的长龙从自家门前滑过。

“您说得对,”她忽然开口,声音轻快了些,“我好久没这么安静地看过窗外了。上学、打工、实习,天天赶着上课、赶着活法,赶着奔下一个场子,好像一慢下来就被别人甩下了。”

“可列车在走,窗外的天地在变,咱们什么也没落下。”她笑了。那笑从唇角漾到眼底,整张脸都柔和下来。她收起手机,把双肩包从背上卸下搁在膝头,往椅背上靠了靠,长长地舒了口气,像是把满身紧绷,尽数散给了窗外的风。

接下来一个多小时,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我说坐了这么多次车,却是头一回跟陌生人说这么多话。她讲杭州的黄梅天有多黏腻,讲食堂的菜太甜,讲最馋的还是家里的韭菜盒子。列车载着这些零碎的言语,稳稳地、静静地一路向北。

窗外的光线开始变了,日头西斜,暖光映在女孩脸上,给她镀了一层薄薄的金。她不再碰手机,就那么偏着头看窗外,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4个小时不再是损失,它们变成了一段从行程里意外得来的空白,一段意外收获的安宁。

列车在一个可以换乘的车站缓缓停靠,女孩起身背上包,朝我挥手。“谢谢您,”她说,“这4个小时,挺好的。”我点点头,也抬手挥了挥。她转身往车门走,步子轻快了许多,双肩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车门开了,她跨出去,又回头笑了一下,然后汇入站台上熙攘的人流里。

列车重新启动,我望着窗外她消失的方向,想起那4个小时,想起掠过的稻田、小河、云团、瓦房,想起一个陌生女孩从焦虑到舒展的面容。生活给了我们太多的“赶”,赶路、赶时间,赶着完成一件又一件事,仿佛停下来就是罪过。可偶尔,命运会以一种不容商量的方式,比如坐过了站,把我們定在原地,让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看看窗外,听听风声,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说几句无关紧要的闲话。

这4个小时,于她是一次暂停,于我也是一份提醒,漫长旅途中,那些意外的偏离与耽搁,未必全是损失。它也许是生活悄悄塞给你的一份礼物,让你在无休止的奔忙里,重新学会安静地坐着,看云走,看树摇,看天光一分一分地暗下去。

列车继续往北,暮色渐浓,远远近近的村庄亮起零星的灯火。我靠在椅背上,耳边只有空调风细细的吹拂声,和那一片高铁特有的、低低沉沉的背景音,像潮水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余响,不慌不忙地继续向前。

(作者单位:山东菏泽公司)

来不及相见的夏天

◎ 梁滢



她个子很小,才刚刚到我肩膀,走路却带着风,一点也看不出是90多岁的人。记忆中的奶奶,永远都是那个充满活力的老太太。

去年夏天离家时,奶奶紧紧攥着我的手。她仰起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眼底盛着碎银般的光,声音温柔得发颤:“妮子,明年天暖了,带着孩子回来……”那时我怀孕6个多月,腹中的新生命正轻轻踢动。我分不清她眼底闪烁的,究竟是对新生命的期待,还是对又一次别离的不舍。

她和爷爷住在那个永远热热闹闹的老院子里,青砖墙上爬满了牵牛花,地上错落有致地摆着一盆盆月季、绣球和太阳花,开得热烈又明亮。四间瓦房围成的小天地里,客厅总是坐满了串门的邻里,时不时传来奶奶爽朗的笑声。

她最爱玩那种叫“老年牌”的长牌,每次我回去,总要拉着我和妹妹陪她玩几局。记得去年夏天,我因为身子重,坐不久,没玩几轮就歇在了沙发上。她一边熟练地洗牌一边念叨:“才刚开始呢……”嘴角向下弯着,像个没尽兴的孩子,那失落的神情让我记忆犹新。

我曾经以为我们之间隔着一层距离。在记忆深处,奶奶身上总带着老一辈固有的观念。爸爸在7个孩子中排行老四,不算最受疼爱的那一个。三伯家的哥哥只大我一岁,我们一道长大,可每当有好吃的、好玩的,她总悄悄塞进他的口袋。那些细微的偏爱与不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结了多少年的疙瘩。

直到后来,我读书、工作,离家越来越远,她也越来越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次我回去,她总是迈着小碎步快速迎出来,花白的头发在风里飘成蒲公英。她翻出藏在柜子里的饼干、牛奶……一样样地塞给我,然后不厌其烦地问:“是不是又瘦了?”“这次能待几天?”“那边天气怎么样呀?”那些温暖的追问像涓涓细流,慢慢融化了经年的冰碴。

今年惊蛰刚过,我在家族群里突然看到爸爸发的消息:“奶奶今天转病房。”这才知道

奶奶突发疾病住了院——那个爱说爱笑的老太太,突然说不出话了。

老家门前的槐花才悄悄冒出青白的花骨朵,奶奶却等不及花开,就走了。

我疯狂地刷新购票软件,却发现连一张能赶在葬礼前回去的票都没有。指尖划过屏幕上已售罄的红色标记,恍惚间,忽然想起去年夏天她送我时说的话:“现在火车、高铁、飞机快得很,想回来就回来。”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一千公里的距离,原来可以如此遥远。

家人总说我孩子小,怕我着急,迟迟没告诉我病情,直到一切都来不及。

今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回了家。抱着孩子站在熟悉的院子里,只觉得心里空了一块——再也看不见她了。

夏日的阳光依旧明亮,洒满整个院落,却再也落不到那个弯腰忙碌侍弄花草的身影上。花盆稀稀疏疏堆在墙角,有些已经枯萎凋零。爷爷蹒跚着从里屋出来,脸上写满了疲惫,往日的精气神似乎也随着奶奶一同离去了。

他颤巍巍地取出一捆用红布包裹的东西,一层又一层:“你奶奶走前就准备好了。”爷爷的声音苍老得像秋日的枯枝,每个字都带着沉重的叹息:“她说妮子家的孩子,一定要有奶奶给的见面礼。”

我接过那仿佛还留着老人体温的物件,泪水终于决堤。原来那些不曾说出口的爱,早就一针一线缝进了时光里,静静地等待着这个来不及相见的时刻。

微风拂过空荡的院落,轻轻吹动着那些无人照料的花枝。我恍惚间又看见她站在花丛中,笑着朝我招手。可是这一次,再也没有人会小跑着迎出来,关切地问这问那了。

那些没打完的牌局,没说完的叮嘱,来不及的相见,都成了这个夏天最灼痛的伤痕。而奶奶那份深沉的爱,却通过这份见面礼,穿越了生死的距离,永远地留在了我的生命中。

(作者单位:榆林化工)

夏日盛放

◎ 刘丽君

蝉把整个夏天的音阶
从树梢一直唱到地心
栀子花在午夜咬破自己的茧
白得惊心动魄
香得不管不顾
剑锋初开七点钟的太阳
白绸衫
和更白的光
在晨风里绣出飞龙形状
老人的歌声从凉亭升起
把积攒了半生的岁月
唱成高亢的云
月季举着千百盏颜色
蜀葵攀着光明的梯子
水珠在花瓣上打坐
蜜蜂醉倒在蜜的中央
连最矜持的莲
也在午后舒展开第一片花瓣
少年跃起时
汗水在落日里碎成金箔
羽毛球划出弧线
像夏天写给天空的惊叹号
徒步的队伍踩着最响亮的节奏
把整条跑道走成一团燃烧的火焰
黄昏把所有的热烈收进霞光
却又在星星眨眼时
偷偷分给睡莲一些温柔
写生的姑娘说
只有夏天的画布
才盛得下这样的饱和度
午夜的花还在开
梦里的蝉还在唱
这座城浸在八月的酒里
每一口呼吸
都是盛放形状

(作者单位:辽宁朝阳公司)

秦岭夜 星河长明

◎ 刘剑

深夜,刚躺下,孩子忽然说:“爸爸,院子里的门灯是不是没关?”我将信将疑地披上衣服,拉开窗帘准备一探究竟。当窗帘拉开的瞬间,月光倾泻而入,穿过窗户,铺在地板上,像水银,又像薄霜,如梦梦境般唯美而静谧。我忽然不想动了,就这样站在窗前。

远处,山影如墨,勾勒出一道沉静的轮廓,如一幅明暗相宜的水墨画,在月光中慢慢氤氲开来。从窗内仰望星空,银河纹理清晰,像一条光带横贯天际。我索性披上衣服推门出去,站在漫天星河下,看星河闪闪。孩子见我出去,连忙穿好衣服也跟了上来,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缓缓偏转的北斗七星,问我:“爸爸,为什么今天晚上星星这么多?北斗星还真像一把勺子。”

我的家乡在陕南汉中南洋县,地处秦岭南麓腹地。乡间村落,远离城市喧嚣,晴朗的夜里,可以看到银河拱桥横跨天穹,偶尔还能看到流星划过天际。这种星月同辉的景观,肉眼随处可见,家乡人已经司空见惯。而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却很少看见这满天的繁星,便觉得是件稀罕事,好奇得挪不开眼睛。

面对孩子的问题,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夏夜,一家人沐浴在流淌的星河下,围坐在院子里乘凉。大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常,我们这些孩子就仰着头,看那满天的繁星像河水一样缓缓流动。每当看到流星划过天空,母亲告诉我们,天上每落下一颗星星,地上就会有一个人离去。那时候的我信以为真,以至于每次瞥见夜幕中那一道倏忽即逝的流光,心底总会为那个遥远、未知的生命暗自伤感。

今晚,我将这个故事讲给了我的孩子。听完,她半信半疑地仰起脸,对着夜空认真真数起了星星。数着数着,忽然回过头追问我:“天上的星星才几颗呀?地球上的人那么多,怎么可能呢?”我一时语塞,竟被这稚嫩的问题难住了,怔在原地不知该如何作答。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晚上,孩子都会站在院子里仰望星空,等候流星划过。她好奇地问我,“为什么老家每天都可以看到蓝天白云,星星也比城里更多、更亮?”

我蹲下身,指着远处连绵的青山,又指着门前潺潺流淌的西水河,告诉她:“因为这里是家,因为这里的山和水,都被好好地守护着。”

“真好,要是我们不回城多好,每天都能看见蓝天白云,晚上还能看星星。”看着天空飘动的白云,我没有说话,伸手揽住她小小的肩膀。这样的美景,谁愿意离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依旧守着传统的农耕生活,插秧种稻,退耕还林还草。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朱鹮悠然栖息觅食,白鹭在田埂上从容踱步,蜻蜓立在秧尖上,偶尔展翅从身边掠过。河水清澈,水鸟嬉戏,鱼翔浅底,恰似一幅浑然天成的秀美画卷。

山青了,水绿了,空气质量好,星星自然就亮了。这满天的繁星,正是家乡人统筹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在绿水青山之间奋力书写的绿色答卷。

(作者单位:朔黄铁路车辆公司)

守住边界

◎ 郭丽

“边界”二字,初听来,似有些冷峻,像秋霜打过的一道篱笆,透着疏离与防备。然而,我此刻所感的,却并非如此。它更像月华周围那一圈朦胧的光晕,温柔地勾勒出月轮的圆满;又像水墨画中那恰到好处留白,予人以呼吸与遐想的余地。真正的成熟,大约便是懂得了这留白与光晕的妙处,不再试图将生命的墨,泼满宣纸的每一处角落。

年少时,我们大抵是分不清你我的。满腔的热忱与赤诚,恨不得将自己全然摊开,像一本无锁的日记,任人翻阅。那时的情谊,是藤蔓式的,热烈地缠绕,不分彼此,以为这便是亲密无间。可藤蔓缠得太紧,终会让彼此窒息,失去各自生长的空间。待到受了伤,才恍然发觉,那毫无保留的袒露,原是引他人之剑,轻易便能刺中自己的软肋。那时我们不懂,再亲密的关系,也需要一个呼吸的“气口”,那便是最初的、朦胧的边界意识了。

这种意识的觉醒,往往始于一种静默的“后退”。我忽而想起宋人林和靖,他隐居孤山,梅妻鹤子,与热闹的官场、喧嚣的尘世,划出了一道诗意的界限。他并非厌世,而是寻得了独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那“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意境,不正是他为自己精神领地所设下的、最美妙的藩篱吗?他守住了,于是他便成了他自己,而非时代洪流中世俗标准的附庸。这“退”,非是怯懦,而是一种清醒的“进”,奔赴内心真实的桃源。

这般界限,并非筑起冷漠的高墙。它更像中国园林中那些玲珑的漏窗与月洞门。隔,是为了更好的不隔。你透过一扇花窗去看另一边的竹石,景致被裁剪得更为精致,意蕴也更为深长了。人与人的相处,何尝不是如此?保有适当的距离,并非拒绝关怀,而是为了让彼此的优点,能像镜中之景,被欣赏、被尊重;也让彼此的棱角,不至于在过近的厮磨中,刺伤对方。这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温柔,是深知“月满则亏”的智慧。

古人论画,最重“意到笔不到”。那未曾染墨的空白处,是天空、是水流、是云气、是无穷的意蕴。画家守住那笔的边界,不去填满,观者的想象便得以在其中自由栖居。成熟的人生,亦是这样一幅写意画。我们需要懂得在哪里收笔,在哪里留白。对于他人的生活,不轻易越界去指点江山;对于自我的心绪,也不能任其肆意泛滥成灾,殃及池鱼。这并非淡漠,而是一种深切的体谅与自律。正如一盏好茶,从不注满;七分满时,留得三分人情,温度与香气,才恰到好处。

夜色愈发沉静了,像一池渐凉的秋水。我仿佛看见,那些成熟的灵魂,都像这秋夜里的星子,各有各的轨道,散发着或明或暗、却绝不相扰的光辉。它们共同点缀着这浩瀚的夜空,彼此辉映,却从不逾越。那星光与星光之间,那看似虚无的空隙,便是它们彼此尊重、自我成全的神圣边界。

我轻轻阖上眼,感觉自己的心神,也在这无边的静寂中,如同杯中的茶叶,最终安然落定杯底。那曾经四处奔涌、寻求依附的热望,如今已化作一圈圈温和的、自我的涟漪,只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轻轻荡漾。

原来,真正的成熟,并非向外扩张的征服,而是向内厘清的守护。是终于明了,自己是哪一棵树,便安心地在哪一片土地上扎根,沐浴属于自己的阳光,承受属于自己的风雨,然后,长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年轮。这边界,便是那圈年轮最外缘的、坚定而温柔的线。

(作者单位:江苏陈家港公司)